

三彩风·文苑

浆面条的味道

□蔡辉

星期天在家，我精心做了一锅浆面条。

一早，我去老城的制浆作坊买来酸浆，洗了芹菜，煮了花生、黄豆，切了胡萝卜丝。打浆沫的油要用花椒爆香，辣椒油也要炸得香香的。红的、绿的、香的、辣的都有了，色香味俱全，美美地吃上两碗，吃得浑身舒坦，胃里暖暖和和的。

恋着浆面条的味道，我乐此不疲。

记得小时候，春节前跟妈妈去老城逛街，采购年货。妈妈说要货比三家，于是我们逛遍大街小巷，终于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我们也早已饥肠辘辘了。

我跟着妈妈寻到一家卖浆面条的小店，一人买一碗。那时候，我不喜欢浆面条的味道，酸，一点儿也不香，我觉得远没有真不同的鸡丝馄饨好吃。我想，妈妈说浆面条味美，大概是因为它实惠吧。

我虽然不觉得浆面条好吃，但很喜欢逛完街提着东西跟妈妈去吃浆面条的感觉，那是衣食无忧的踏实感。

上班后，我在单位食堂吃饭。师傅为了给我改善伙食，在家做了浆面条邀请我去吃。一进门，我就闻到满屋浆面条的香味。师傅说：“拿大碗盛！浆面条就要大锅做、大碗吃，吃饱、吃撑才舒服。”我笑了，仿佛受到最高级别的款待，没有拘谨，安心地像在妈妈身边。

师傅做的浆面条是那样好吃，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想起。

成家后，我学着做浆面条。那年，因为拆迁，我们搬到过渡的平房，又赶上单位效益下滑，停产放假。低矮潮湿的平房，终日不见阳光，我的心郁闷得像要发霉。

一天早晨，我忽然听到响亮的女声“舀浆咯”，就一下子冲了出去。那是一个高高壮壮的大姐，用架子车拉了两大桶酸浆在叫卖。我让她等一等，回去拿了锅买了一锅酸浆，又去买芹菜、花生、大豆。一个上午，我为做一锅浆面条而忙碌着。

大姐隔几天就会来我们小区一趟，她的声音高亢嘹亮，一声“舀浆咯”，穿透清晨的薄雾，越过一栋栋房屋，传到我的房间来。那吆喝声简直像最美的女高音，带着阳光而来，让我在落寞的日子里有了期盼。

我曾把卖浆的大姐写进微博，转发量竟然过百。我不知网友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想起了和浆面条有关的许多美好的味道。

浆面条的味道，是和妈妈在一起时的安心、舒适，是师傅给予的眷顾和温暖，是清晨那一声吆喝所蕴含的力量，是对清贫生活的调剂。

想念浆面条的味道，循着这味道，无论多么平淡的日子，都能过得有滋有味。



(资料图片)

为冬天代言

□张永生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冬天，哪个最合适——银装素裹？好像只描绘出冬天的颜色。呵气成霜？似乎也只关注到冬天的温度。寒意肃杀？也不过写出冬天的意境。

我又固执地想，如果要为冬天选一个代言人，谁才能代表它的品格，诠释它的内涵呢？

最让人羡慕的，是冬天里的孩子。在一觉醒来的清晨，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洁白的世界，孩子们准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子从被窝里爬出来，吵着嚷着要去外面。父母只好里三层外三层地将其包裹严实，还没等扣上最后一个扣子，孩子已像风一样钻进冰天雪地中，小屁股撅起来，小手伸出来，抓起一把晶莹的雪，用舌尖浅浅地舔上一舔，凉，真凉！

慢慢地，小孩子多了起来。战斗开始于一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雪团。每个人都是敌人，每个人又都是战友。笑声像长了脚，在每一片雪花上穿梭。就连过路的成年人，也忍不住停下步子，像观看一场似曾相识的电影。孩子们的头上、嘴里冒着热气，他们疯了似的追着、喊着、笑着，小手热了，小脸红了，衣服、鞋子湿透了。打够了，喊累了，他们陆陆续续回家去，等待他们的，准是一场严厉且充满爱意的训斥。孩子，最能让萧瑟的冬天充满生机与活力。

有时候，我觉得冬天的树要比夏日里枝繁叶茂的树更具有观赏性。虽然冬天的树光秃秃的，但它们任凭风雪侵袭，仍然满怀期待地度过难熬的岁月。寒风吹过，树枝就像人的手掌，触摸着天空，积蓄着力量，昭示着风骨。谁敢说，冬天的树不是这个季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冬天又冷又狂的风，催开了如雪的霜花，真是要看什么有什么。挺直的杉树，初绽的水仙，怒放的菊花；灵动的小狗，乖巧的小猫，飞翔的雄鹰；顽皮的孩童，勤劳的妇女，慈祥的老者；连绵的群山，悠闲的白云，弯弯的月牙……在霜花的世界中，你都能寻到。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每个清晨，我都会趴在窗台上，捂着嘴巴和鼻孔，近距离地欣赏窗上的霜花。这些美丽的霜花，常常令我浮想联翩。霜花，是冬天的标签，为这个季节做出了生动的注解。

忽然发现，孩子、树木、霜花……都可以为冬天代言。

暖被窝

□马亚伟

有人评出世上最美的十件事，“冬日里有个暖被窝”是其中之一。我看后欣慰地笑了，深以为然。你想啊，朔风呼啸的冬日，外面天寒地冻，温暖的屋子里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暖被窝，可以抵御寒冷，多美啊！安静地躺在暖被窝里，连梦都是暖的、香的。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都要给冬天的被子絮上一层新棉花。新棉花又蓬松又柔软，被子厚厚的、鼓鼓的，钻进被子，能闻到棉花香。棉花香里有秋日阳光的味道，干爽又温暖。我使劲儿闻着棉花香，说：“妈，被子里真香。”母亲笑着说：“傻丫头，今年你的被子里多絮了一层新棉花。你爸说了，你怕冷，让你盖厚点儿。”一种被宠爱的幸福感顿时升腾起来……

到了三九天，天冷得出奇，北方尤冷，滴水成冰。晚上，我迟迟不肯睡觉，因为被窝是凉的。我把被子抻开，不脱衣服就睡。母亲说：“这样睡不舒服。等一会儿，我让你暖暖和和地睡。”母亲话音还没落，人已到了屋外，她在炉子里放了很多干柴。这些柴，都是母亲白天劈好的，为的是让炉火烧得更旺。

不一会儿，屋子里就暖和了，窗玻璃上蒙了一层白雾。冬夜深沉安静，屋外寒风呼啸，屋内安静温暖。母亲依旧忙碌着，她烧了一壶热水，然后找来一个大玻璃瓶，将热水灌进去。这个简陋的暖水瓶是用来给我暖被窝的。母亲怕烫到我，在玻璃瓶外面裹了毛巾。我铺好床，母亲把暖水瓶往我的被子里一放，轱辘几下，说：“现在睡吧，被窝暖和了。”我钻进暖被窝，用脚蹬着暖水瓶，感觉暖意瞬间从脚底传遍全身。有母亲浓浓的爱，能不温暖吗？

流年似水，我在母亲的关爱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冬天。多年后，我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那时我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冬天的供暖条件很不好，女儿经常冻得小鼻子红红的。她像我小时候一样，晚上拒绝脱衣服睡觉。于是，我如法炮制，用暖水袋给女儿暖被窝。更多的时候，我先把被窝暖热了再让女儿睡。她跟我睡在一起，仰着脸说：“妈妈，被窝里好暖和。你就是我的暖水袋。”说完，女儿亲亲我的脸。

早晨起床前，我先把女儿凉凉的衣服放在身下暖热，她穿的时候，一点儿都不觉得凉。女儿明白怎么回事后，高兴地说：“谢谢‘暖水袋’妈妈！”

我想，每个妈妈都是“暖水袋”妈妈吧！她们不仅帮孩子焐热被窝，还焐热他们的心。冬日漫漫，爱意浓浓，有妈妈在，就有暖被窝，就有一个个温暖的冬天。

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zhou9461@163.com